

厦
門
文
獻
丛
刊

爱吾庐汇刻

【清】吕世宜撰 厦门市图书馆校注

厦门大学出版社

厦
門
文
獻
丛
刊

爱吾庐汇刻

【清】吕世宜撰

厦
門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吾庐汇刻/(清)吕世宜撰;厦门图书馆校注.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3

(厦门文献丛刊)

ISBN 978-7-5615-3474-8

I. 爱… II. ①吕…②厦… III. 杂著-中国-清代 IV. Z4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6614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文献丛刊

总 序

厦门素有“海滨邹鲁”之誉，文教昌明，人文荟萃，才俊辈出，灿若群星，故自唐代开发以来，鸿章巨著，锦文佳作，层见叠出，源源不绝，形成蔚然可观的厦门地方文献。作为特定地域之人文精神的载体，这些文献记录了厦门地区千百年来之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讲述着厦门地区千百年来之政教民生与人缘文脉，是本地宝贵之文化遗产，更是不可多得的地情信息资源，于厦门经济建设之规划与文化发展之研究，具有彰往考来的参考价值。

然而，厦门地处滨海扼要，往昔频遭战乱浩劫，文献毁荡散佚颇多，诸志艺文所载之厦门文献，十不存三。而留存于世者，则几成孤本，故藏家珍如拱璧，秘不示人，这势必造成收藏与利用之矛盾。整理开发厦门文献，是解决地方文献藏用矛盾的有效手段。它有利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之传播，有利于发挥地方文献为当地社会 and 经济发展服务之作用，从而促进地方文献的价值提升。因此，有效地保护、整理与开发利用厦门地方文献，俾绵延千百年之厦门地方文献为更多人所利用，已成当务之急。

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而开发利用文献资源更是图书馆的一个重要任务。近年来，厦门市图书馆致力于馆藏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开发，费尽心思，不遗余力。为丰富地方馆藏，他们奔走疾呼，促成《厦门地方文献征集管理办法》正式颁布，为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提供法规保障；为搜罗地方珍本，他们千里寻踪，于天津图书馆搜得地方名士池显方的《晃岩集》完本，

复制而归，俾先贤文献重返故里；为发挥馆藏效用，他们更是联袂馆人，群策群力，编纂《厦门文献丛刊》，使珍藏深闺的地方文献为世人所利用。厦门图书馆人之努力，实乃可贺可勉。

余观《厦门文献丛刊》编纂方案，入选书目多为未曾开发的地方文献，其中不少是劫后残余、弥为珍贵之古籍。如明代厦门文士池显方的《晃岩集》、同安名宦蔡献臣的《清白堂稿》等，皆为唯一存世的个人文集，所载厦门、同安之人文史事尤多，乃研究明代厦门地方史之重要文献；又如清代厦门文字金石名家吕世宜的《爱吾庐笔记》、《爱吾庐题跋》等作品，乃其精研文字，揣摩金石之心得，代表清末厦门艺术研究之时风；再如宋代朱熹过化同安时所著的文集《大同集》、明代曹履泰记述征剿海上武装集团的史料文献《靖海纪略》、清代黄家鼎权倖马巷时所著的文集《马巷集》、清代沈储记述闽南小刀会起义的史料文献《舌击编》等，亦都是厦门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这些古籍文献，璞玉浑金，含章蕴秀，颇有史料价值。更主要的是这些文献存世极少，有的可能已是存世孤本，急待抢救。《厦门文献丛刊》之编纂，不以尽揽历代厦门文献为能事，而是专注于这引起未曾开发之文献，拾遗补缺，以弥补厦门地方文献开发利用之空白，实乃匠心独运之举。

《厦门文献丛刊》虽非鸿编巨制，然其整理、编纂点校工作繁重，决非一蹴可就。愿编校人员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诸多珍贵的厦门文献卷帙长存，瑰宝永驻，流传久远，沾溉将来。是为序。



己丑年岁首

研经临池追古范

——吕世宜的爱吾庐著述三种

谢章铤的《课余偶录》称：“乾嘉之际，闽以篆、隶名家者，上游则伊秉绶墨卿，下游则西村。”这里所称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福建书法名家伊秉绶齐名的“西村”，也就是名噪闽台的厦门文字金石名家吕世宜。

吕世宜，字可合，号西村、种花道人，晚年号不翁，祖籍同安县翔凤里十八都西村（今属金门县），生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其祖吕国典、父吕仲浩自金门移居厦门，住盐菜巷（今盐溪街），故吕世宜视厦门为家乡，常用印“加〔嘉〕禾里人”。吕世宜自少嗜学好古，早年受业于厦门名师周礼、王琼林，曾“溺于八比二十余载”（吕世宜《爱吾庐文钞·自叙》），清道光二年（1822年）中举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师从兴泉永道尹周凯，助周凯主编《厦门志》和《金门志》，深获教诲，大有启迪。又执教厦门玉屏书院，时与书院主讲高澍然、文友叶化成等前辈切劘古文词，亦受益匪浅，文风一改先前之八股味，变得“大气盘郁，真力弥满”（周凯评语），学问为时人所称誉。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台湾淡水富豪林国华兄弟久慕其名，礼聘执教家中。此后十多年间，为林氏兄弟传授金石知识，并教以篆隶书法。林家建枋桥亭，园中楹联楣额多其手笔。吕世宜大约于咸丰三年（1853年）自台湾返回厦门，时年已七十岁。咸丰四年（1854年），于厦门自作墓记，刻于砚背，越年而卒，用以陪葬。

吕世宜一生博学多闻，学问涉及古文词、文字、书法及金石等

领域。他自少对金石、篆刻、书画有极浓的嗜好，遇奇书、名画、彝器、金石，辄倾产求之，手摹神会，怡然不倦。他的书学理论根底深厚，临摹能不拘于形似，入汉人之室而不泥于古，字画结构精神奕奕，曾为林必瑞的藏硯篆隶铭题《四十九石硯铭》，阅者疑为古器物铭。其篆刻、书法在闽台两地乃至南洋一带颇负盛名，为藏家所珍宝。吕世宜又精研文字之学，对训诂、音韵颇有研究，尝作《古今文字通释》一书，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选择重文字、或体字、经典异文字、篆隶减变字、假借字、通用字、俗体字等计四千三百五十三字，详为疏证。其注释略音韵而重形义，且多得其要，可谓精通六书之旨。而其古文词更是里手，所作文章文字凝练，意绪流畅，颇有唐宋散文风骨。陈庆镛称其文风“摇笔编编数千言，其简处则又一语不苟下”（陈庆镛《爱吾庐文钞序》），有如其书法用笔一般，布局严谨，一丝不苟。

吕世宜的著作也如其学问一样丰富，一生的传世之作不少，正如其在《自作墓记》中所提到的，其著作皆离不开金石、文字、书法、题跋之作。文字学研究有《古今文字通释》、《千字文通释》、《爱吾庐笔记》等著述；书法与金石学方面有《爱吾庐题跋》、《四十九石山房研背初刻》、《四十九石山房刻石拓本》、《爱吾庐书课》等作品，而自选文集《爱吾庐文钞》，亦少不了诸如《西汉古鉴记》、《明监国鲁王墓碑阴》等有关金石考据的文章。这些作品的撰著和刊行，可依时空之不同分为两个时期：一为家居厦门时期。此时吕世宜所临写之古金石文字，由厦门关仔内人林必瑞（研香）、林必辉（墨香）兄弟刊刻，拓本印行，如《四十九石山房研背初刻》和《四十九石山房刻石》等；二为东渡台湾时期。此时吕世宜之著述、临写文字，由板桥林家聘请泉郡名匠刊刻，拓本行世，如《古今文字通释》、《爱吾庐题跋》、《爱吾庐文钞》、《吕临西岳华山庙碑》等。这些著作大部分至今仍存于世，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在这些著作中，以吕世宜的书斋“爱吾庐”为题的《笔记》、《题跋》和《文钞》三部，分别为其研经释义、考究金石及文学创作的集成著作，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爱吾庐笔记》三卷，是吕世宜数十年揣摩经说、小学的心得，平日随手掇录于日记之中，经年叠积，编为一书，分为上卷、下卷和续卷。该书刊刻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有陈庆镛所撰之序、庄中正所撰的“书后”和林树梅所撰的跋。其时正值海氛，吕世宜“避居江浒，以金石图史自娱，种竹栽花，不入城市。树梅一再访之，因出是编，属校字”（林树梅《爱吾庐笔记跋》）。该书今尚存，有清道光以古为鉴之斋藏刻本三册，藏厦门图书馆。

《爱吾庐笔记》是一部学术笔记，其内容包含经义考核、文字考释等。谢章铤在《课余偶录》称该书“杂举经说，偶及小学，大抵随笔采摭，与《义门读书记》相似”。在《爱吾庐笔记》中，吕世宜常“采诸家之说古之文”以释经义，引经据典，分辨正误。如“《左传》僖公五年，‘太伯不从。’顾氏《补正》曰：‘不从者，谓太伯不在太王之侧耳。’《史记》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为不从，其义甚明。杜误以不从父命为辞，非。世宜按：此说精当，可正杜说之谬。”考证有据，信而有征。他还时以训诂证经史，“其于一辞一字，古注有异同者，必明辨而缕分之”（陈庆镛《爱吾庐文钞序》）。如训“抑”为“美”、“害”作“曷”、“郭”通“號”、“得”通“德”、“为”与“谓”互用，等等，皆有助于对经文之理解。陈庆镛在序中称赞道：“能于本朝阎潜邱、钱潜研、刘武进数先生外，独辟己见，补所未备。其辨诂古籀，则直追仓史源流，扫洪、薛、欧、赵而空之。折衷贵当，能发六书神旨，书视桂氏，篇帙稍简，而醇实过之。”更为可贵的是，吕世宜治学，师古而又不泥于古。他以《十二诸侯年表》其中之误，提出“《史记》千古良史，人无敢议。其立论则不可尽信”之观点，体现出其特立独行的治学风格。

《爱吾庐题跋》不分卷，收吕世宜之鼎铭、碑帖、砖瓦等题跋凡七十八篇，包括《焦山周鼎铭跋》、《周散氏盘铭跋》等古金铭跋九篇；《石鼓文跋》、《秦琅玕台刻石跋》等刻石跋六篇；《延光残碑跋》、《曹全碑跋》等石碑跋二十篇；《八风寿存当瓦跋》等砖瓦跋六篇；《张迁表跋》、《集王圣教序跋》等表序记书跋三十七篇。篇幅后另附《爱吾庐论书》十则。该书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由龙溪林维源为之校刊并序，今尚存，有金笔轩刻本藏厦门、上海、南京图书馆和中科院图书馆。后又陆续重刊，有日本大正十二年（1923年）林熊光〔亦有著录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板桥林氏〕铅印重刊本一册藏厦门、上海、国家图书馆和福师大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江煦抄本一册藏厦门图书馆；红兰馆小丛书抄本藏泉州市图书馆。另外，还有1974年的台北林宗毅重刊本和1975年台湾印刷的东京定静堂重刊本。

《爱吾庐题跋》是吕世宜于金石学与书学研究的成果，《福建通志》称其“评鹭碑版，审正文字，足与郭氏芳坚馆相上下”。嗜好金石篆隶的吕世宜，每得一墨本，总要认真辨别其刻之真伪、其拓之先后，渊源出处，明辨清晰。而对各鼎铭、碑帖之长拙，更有其独到之论断，有如“书以韵胜，尤以气胜。舍气求韵便弱而无骨”（《五瑞图西狭颂跋》），“丽而遒，圆而利。从虞、褚二家求之，其则不远”（《戏鸿堂刻薛少保杳冥君之铭跋》）等评价，“率从心得而出，惟其知之也深，用能言之也确”（林维源在《爱吾庐题跋序》）。书后所附的《爱吾庐论书》十则，虽未及千字，却可一窥吕世宜书学之理论。

在《爱吾庐论书》中，吕世宜以为，有志学书者，首先应遵循“昔人论作书，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用力勤”的原则。人品低下，为人所诟病，就有如仕元的宋太祖十一世孙赵松雪，即使书法冠绝，也只能是赵松雪而已；师法不高古，则如宋人吴琚，虽似米芾，然只能是拘泥于晋宋之书；而“朝学执笔，暮夸其能”，

更是要不得，当学古人“所谓墨成池、笔成冢”，勤奋用功，废寝忘食，方能成就，“有志学书者愿三复斯言”。对于临帖习字，吕世宜建议选择“钩摹之善者，下真迹一等”，尤其以双钩帖为最佳；“草书以右军《十七帖》为宗”，“（张）芝、（怀）素两家非天下高妙者断不能学，亦不宜学”；篆法之正确书法，要如岐阳石鼓文，“笔笔圆劲，字字专谨，字繁重者张而大之，字简约者束而小之，如其分而不求匀整”。吕世宜的书学理论，源于其自临历代名家碑版法书与阁帖，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故今日温之，仍有启迪之功。由此而论，《爱吾庐题跋》不仅是研究吕世宜的重要文献，也是书家临池习书的典范。

《爱吾庐文钞》，计三卷，收吕世宜各类体裁的文章六十七篇，其上卷为论、辩、书、序、叙，中卷为记、传、碑铭、跋，下卷为杂著等。该集是吕世宜晚年的自选文集，曾于吕世宜生前在厦门刊行。今有清咸丰年间刻本藏于厦门图书馆。清光绪三年（1877年），吴县潘祖荫主编《滂喜斋丛书》，将其收入其中。今有滂喜斋刻本藏福建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近代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亦收录了该书，是据《滂喜斋丛书》本排印的，足见世人对此书的重视。该书卷首有陈庆镛序，后有其自叙。查陈庆镛《籀经堂类稿·卷十二》所收之《吕西村类稿序》，与是书之序一字不差，可证《厦门市志·艺文志》中所录之《吕西村类稿》即为此书。

《爱吾庐文钞》曾被文史专家史树青先生称为“可当文学作品阅读，也可作史料文献使用”的著作。说其为文学作品，乃其集中体现了吕世宜古文词的水平，在许多篇章之后，时常可见周凯、高澍然等人诸如“淳古冲淡，已到古人”、“妙不可阶”、“令人寻味”之类的评语。说其为史料文献，乃吕世宜除有数年时间旅居台湾外，差不多一生都生活在厦门，在《爱吾庐文钞》中，记录下不少当时厦门的历史事件、名物风光和人物生平等事，可补厦门近代地

方史乘之不备，其史料价值十分珍贵。

吕世宜生当鸦片战争之前后，而在这一时期，厦门正处于近代历史风云变幻的风口浪尖上。在《爱吾庐文钞》中，有两篇文章记述到鸦片战争中厦门的情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纪游击张公死事略》一文，用热情的笔墨讴歌了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抗英将领张然。文中记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初九日，“英夷大队三十余艘彘突而至”，进犯厦门。“是日西南风大作，炮过处，火烟如黑云，对面不相睹”，奉命防守厦门港水操台（今厦大操场一带）的福建水师游击张然，面对蜂拥而上的登陆英军，慨然高呼：“今即死幸极矣！忍偷生乎？”奋勇跃起，“提大刀杀夷十余人”，终身负重伤，“以冠复面，凭树僵立而死”，舍生取义之英雄气概，跃然纸上，令人肃然。与此相反，《复繁露同年书》一文，则愤然直指某些厦门富户面对国难时“爱钱甚于爱命”的丑恶嘴脸。战争爆发时，吕世宜和赵秀才响应蔡司马的倡议，集资修建栅栏，以保乡土。而他所居住的张厝前保有富户五六家，家财万贯，却为区区“十余金”和吕世宜这个“穷措大”斤斤计较，声称“比力均分”。吕世宜在文中大声疾呼：此等人能指望其“毁家纾难”吗？两篇文章一褒一贬，爱憎分明，表现了吕世宜的爱国情操。

《爱吾庐文钞》对当时岛上之文士名家的生平与成就记录尤多。如其所撰的《鹤巢吟草序》，记述了为诗“粹然如琢玉，五言尤工”，而英年早逝的诗人胥贞咸；《柏香山馆印存序》记述了“性嗜古，工刻石”的书法篆刻家杨凤来；《啸云铁笔序》记述了“铁笔古雅绝伦，得意时，赵次闲、陈曼生辈弗让”的篆刻家兼诗人林树梅；《公祭周芸皋先生文》记述了“爱才如命，视民犹子”的兴泉永道周凯。而吕世宜的启蒙老师王琼林、因金石契而与吕世宜成至交的收藏家孙云鸿和篆刻家林必辉，以及名医凌栋、商人黄登第等诸多厦门人物的形象，亦在其笔下栩栩如生，可亲可敬，令人如读当时厦门的社会生活画卷。此外，《劝葬录跋》等序跋文章和《西

汉古鉴记》、《明监国鲁王墓碑阴》等古文物的考证文章，有助于地方文献与文物之考征，亦颇具一定的文献价值。

吕世宜的其他著述与作品，今仍有不少留存在世。晚年之作《古今文字通释》十四卷，其定本手稿授予门生林家兄弟。越二十余年，林维源于光绪五年（1879年）付诸刊刻，卷首有吕世宜所撰自序及林维源、陈荣仁之序与跋。民国十一年（1922年），林维源之子林菽庄继其父之志，以“旧本为校勘而重刊之”，列为“菽庄藏书”之第一种。该书有多种版本存世，藏于上海、福建、厦门等图书馆及福师大等高校图书馆。该书还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之中。《千字文通释》四卷，是吕世宜对《千字文》之释解。此书为侯官杨浚过录，欲为之刻而未刻，今唯有杨浚校抄本存世，藏福建省图书馆。《四十九石山房研背初刻》，为吕世宜为林必瑞所题之砚铭，由必瑞之弟林必辉篆刻，共计铭刻砚石四十九方。道光十一年（1831年），兴泉永道周凯曾为其砚铭作序。该砚铭篆刻有拓本存世，藏于厦门藏家手中。《四十九石山房刻石拓本》为吕世宜缩临、节临的古金石碑文，作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林必辉兄弟上石篆刻，有周凯、赵在田、杨庆琛、孙云鸿、叶化成、梁章钜等诸家题跋。《爱吾庐书课》是吕世宜临苏东坡的法帖，现藏于厦门图书馆。此外，吕世宜还有许多书法作品与碑铭拓本流布于厦门、金门、台湾及东南亚等地，金门吴鼎仁的《西村吕世宜》一书，收录了不少珍贵作品。

综观吕世宜之著述与作品，足见其金石书学与文字学的高度成就。其学理与实践并重、追古与创新共存的学风和严谨缜密、博采众家的研究方法，堪为后人之典范。吕世宜不仅以篆隶闻名厦门，更令人感怀的是他“将大半生深厚积学，移植台湾，带动台湾碑学书法风潮，其书风奠定台湾百年书学基业”，“使台湾文化、学术、书艺不自绝于中土”（吴鼎仁《西村吕世宜》）。吕世宜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与延续上，功不可没。今日，我们重读吕世宜的著

作，心中更缅怀这位海峡两岸的文化使者。其人虽不入史传，其功则与世并传矣。

编 者

2009 年 12 月

目 录

厦门文献丛刊总序 / 罗才福

研经临池追古范——吕世宜的爱吾庐著述三种 / 编 者

爱吾庐文钞

序	陈庆镛 (3)
自叙	(5)
卷上	(6)
拟《战国策》	渑池之会论
拟《张耳陈余列传》论赞	门人弟子辨
拟魏其武安赞	上五山先生书
拟昌黎《伯夷颂》	上高雨农先生书
拟昌黎《伯夷颂》	复繁露同年书
拟昌黎《通解》	送高雨农归光泽序
拟昌黎《答卫中行书》	拟《惠安县志》序(代作)
拟昌黎《重答李翊书》	《厦门志》序(代作)
拟昌黎《答吕医山人书》	《鹤巢吟草》序
读《循吏传》	《啸云铁笔》序
读《刺客列传》	《柏香山馆印存》叙
宋穆公立公子与夷论	读选诗自序
卷中	(28)

- | | |
|---------------------|-----------------------|
| 从游白鹿洞记 | 许廷桂母陈孺人传赞 |
| 崇德堂夜宴记 | 纪游击张公死事略 |
| 陪燕庭刘观察游白鹿洞虎溪二
岩记 | 凌君宏度传 |
| 西汉古监记 | 君副公家传 |
| 听月楼说 | 林墨香小传 |
| 百花瓢记 | 书周公纯先生轶事 |
| 记砚 | 王辉山夫子墓志铭 |
| 笏记 | 国子监生王心田妻周孺人墓志
(代作) |
| 陈孝子传 | 黄府君廉明墓志铭 |
| 童节母张孺人传 | 黄母林孺人墓志铭 |
| 张贞妇传 | 陈生从周墓志 |
| 黄节妇传 | 张公去思碑 |

卷下 (53)

- | | |
|----------------------|-------------|
| 书明监国鲁王墓碑两侧并阴 | 《苔岑小亭记》跋 |
| 明监国鲁王墓碑阴 | 《劝葬录》跋 |
| 书《凌约轩先生传》后 | 《闺阁须知》跋(代作) |
| 书《清芬遗墨》后(代作) | 跋《郑古村行状纪遗》 |
| 书朱彦甫先生《长丰山居图
诗》序后 | 书《松生集印册》末 |
| 书陈筠竹《却聘图》后 | 李镜涵明府百龄寿言 |
| 书《古器物铭拓本》后 | 公祭芸皋先生文 |
| 书《小债帅传》后 | 祭芸皋夫子文 |
| 书《林云衣室人典钗买琴传》后 | 族兄友毅哀词 |

爱吾庐笔记

序 [清]陈庆镛 (73)

上卷	(75)
下卷	(109)
续卷	(142)
书后	[清]庄中正 (167)
跋	[清]林树梅 (168)

爱吾庐题跋

小引	[清]林维源 (171)
----------	--------------

焦山周鼎铭跋	跋林啸云所藏武梁祠荆轲图
周散氏盘铭跋	孔和碑跋
丙申鬲铭跋	韩敕造礼器碑跋
艾乙解铭跋	桐柏庙碑跋
且庚卣铭跋	曹全碑跋
母辛觚铭跋	张迁表跋
仲驹父敦铭跋	孔彪碑跋
汉临虞宫铜鐙铭跋	杨孟文《石门颂》跋
新莽量铭跋	比干墓碑跋
石鼓文跋	八风寿存当瓦跋
书坛山石刻	有万熹瓦跋
秦琅玕台刻石跋	千秋万岁瓦跋
西汉孝王刻石跋	甘林瓦跋
建平郾县石刻跋	沈松生龙文砖跋
开通褒余道摩崖跋	沈松生汉砖各种跋
延光残碑跋	魏受禅表跋
五瑞图西狭颂跋	钟太傅《荐季直表》跋
夏承碑跋	周孝侯碑跋
裴岑纪功碑跋	书《瘞鹤铭》
武氏石室画像跋	唐文皇飞白书后

- | | |
|------------|---------------|
| 《唐石经》跋 | 米南宫《参星赋》跋 |
| 《集王圣教序》跋 | 文山先生琴背跋 |
| 褚书《圣教序》跋 | 赵松雪《四体千文》跋 |
| 家藏《九成宫碑》跋 | 祝枝山《千文》跋 |
| 李卫公《献西岳书》跋 | 文衡山隶书跋 |
| 皇甫诞碑跋 | 戏鸿堂宋南库本《洛神赋》跋 |
| 李北海云麾将军残碑跋 | 戏鸿堂刻薛少保杳冥君之铭跋 |
| 《端州石室记》跋 | 董思白楷书《伯夷列传》跋 |
| 麓山寺碑跋 | 家藏无名氏《楞严经》跋 |
| 普照寺碑跋 | 书虚舟跋韩敕碑后 |
| 殷府君夫人碑跋 | 题刘石庵节书《长笛赋》 |
| 李文墓志铭跋 | 百汉碑研斋缩本魏君碑跋 |
| 重刻大字麻姑坛记跋 | 缩临魏元丕碑跋 |
| 孙过庭书谱跋 | 缩汉双鱼洗跋 |
| 《石门铭》跋 | 仿汉长生未央瓦跋 |
| 书《淳化帖》后 | 自书《景君铭》后跋 |
| 《大观帖》跋 | 自临杨君孟文颂跋 |
| 书《快雪时晴帖》后 | 自书《千文》跋 |
| 书《裹鲊帖》后 | 爱吾庐论书(十则) |
| 《章草急就篇》跋 | |

重刊跋 林熊光 (212)

附录 吕西村先生年谱 陈峰整理 (214)

后 记 (227)